

# 那一年吃火锅的记忆

那是1975年的春节，大年初一这天，我去王克清先生家拜年。

王先生和王奶奶心情不错，先生身上穿着一件新棉袄，他告诉我，明天你到我家来，中午就在我家吃饭，你老叔回来了，我们全家人一起吃火锅。

我听了以后，心里非常高兴，高兴的是，不仅仅因为是我没吃过火锅，更因为老叔回来了，我一直渴望着见老叔。

老叔是先生的二儿子，他是鲁迅美术学院的教授，是我心里很崇拜的一个偶像，一直想见他，一直也没有机会见到。

第二天，我穿戴整齐，走进了先生的家门。我熟悉先生的家人，我没有见过的人，就是老叔王毓敏。那个瘦瘦的，肤色黝黑的人一定就是老叔了。见到我的到来，没有等到先生介绍，老叔热情迎上前来，他说，你是徐铎吧？

我说，是的，老叔。

老叔说，谢谢你，经常来看望我的父母，我的父母非常喜欢你，常常写信跟我提起你，说你明事理，是个难得的好青年。

我说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因为我非常景仰先生。

老叔说，听说你的书法写得不错，好啊，这是好事儿，年轻人，应该学习咱们的传统文化。学习传统文化，画中国画，没有书法的功底不行啊……

老叔很健谈，他说到了沈阳鲁美上学时，每年寒暑假，只要回到金州老家时，都要到大黑山去看一看……我小时候就喜欢大黑山，读中学的时候，他就常常一个人跑到大黑山写生。可是去年去大黑山的时候，一边游览水光山色，一边采集了一把野花，正兴致勃勃的时候，一个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拦住了我，告诉我，不准再往前走，这里是军事要地。我只好从大黑山回来了，已经两年没有到大黑山了，老叔说，听说大黑山成了军事要地，不准随便登顶。可他还是想去看看，家乡人都不知道，自己的大黑山，有多么的美，有多么的壮观，有多么深厚的文化内涵。

正说着话的时候，王奶奶已经做好火锅，端到了桌子上，先生家的火锅，非常别致，像是一个古老的文物，个头很高，火锅里面烧炭，打开锅盖的时候，里面装得满满的，细细的酸菜丝，细细的粉丝，薄薄的肉片儿，红肥绿瘦，还有海蛎子，表面还撒了一层葱花香菜，火锅里的炭火通红，在寒冷的冬天，因为有了这个火锅，屋子里显得红红火火，热气腾腾，

老叔热情地请我坐到炕上去，他们把我当成家人，我也就坐到了炕上，在那贫瘠的岁月，在家里能吃上一顿火锅，那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，王先生，王奶奶，他们平时舍不得吃，把那一点可



怜的肉票积攒起来，留着过大年的时候，全家人能热热闹闹地吃上一次火锅。那天，我成了贵客，王奶奶和老叔轮番给我夹菜，我心里暖暖的。

老叔说，这年头，你能偷偷地跟着我父亲学习书法，说明你有自己的追求。这是好事，一直坚持学下去吧。

说到火锅，王奶奶感叹，前些年抄家的时候，红卫兵要抄走这个火锅。那时候，我也不知从哪里来的胆气，大声地说，这是从我们亲戚家借来的，我亲戚可是贫下中农，成分好，你们抄的是老王家，不是我的亲戚家。

抄家的红卫兵不相信，你亲戚家是什么成分，贫下中农怎么可能有火锅？

王奶奶说，贫下中农怎么就不能有火锅，我亲戚当年给地主当伙计，当年土改时，他没有要地主家别的东西，只要了这个火锅。经过一番争斗，这个火锅保留了下来，他奶奶说，有了这个火锅，全家人在大过年的时候，一起吃一次火锅，热热闹闹一回，才有意思。

说句心里话，那样的岁月，能吃上火锅，不要说吃的什么内容，仅仅就是这种形式，已经让大家心里暖暖的。

老叔王毓敏在鲁迅美术学院，有着“色王”的美誉，他与杨维明老师一样，六十年代能在鲁迅美术学院任教，是我们金州人的骄傲。就是说，王毓敏的色彩水平，在鲁美是首屈一指的，老师还答应我，将来，你和新娘子结婚的时候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给你画两幅百花齐放，给你和新娘子画最美丽的画。

我知道，自己这辈子再也没有了读美院的机会了，能听听老叔讲美院的故事，讲讲美院学生们的那些趣事，我也挺高兴的，聆听了老叔的讲课，我听得入了神，入了迷。我觉得，老叔就是最好的老师，是那样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师。

文/图 徐铎



徐铎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获得“大连市文学艺术界十位有影响的人物”、“辽宁省最佳写书人”、“全国书香人家”称号，获得家乡“终身艺术成就奖”。

上个世纪六十年代、七十年代，鲁迅美术学院的讲台上，活跃着两位金州籍的老师，其中一位就是王毓敏，就是先生的儿子，我的老叔。能够面对面地聆听他的讲述，就是听他在讲课，我也仿佛当了一回美院的学生……

那天的火锅，全家人吃的非常开心，我最开心的是先生把我当成家人，使我度过了最幸福、最有滋味的一个春节。一九七七年五月三日，我结婚了。结婚那天，王克清先生来赶人情了，先生手里拿的一卷纸，打开一看，原来是两幅水粉画，画的正是百花齐放，老叔没有忘记他的承诺，真的为我专门画了两幅画作。我把这两幅画作贴到了新房的墙上，确实，那无比艳丽的色彩，将小而简陋的新房装点得漂亮极了。贫困艰难的生活确实不堪回首，可许多有意思的往事，逝去了，永远不会再发生了。就像当年的火锅。那味道还留在记忆之中……

## 征稿启事

家庭往事，邻里趣闻，一缕乡音温暖多少情怀？

知青岁月，大学生活，工厂经历……我们一起走过怎样的青葱岁月？

无论生活多么简单，总是会留下值得回忆的痕迹。

轻轻敲打键盘，让旧日好时光静静流淌，温暖你我的心。

《大连往事》期待您的来稿，字数1000字左右。

邮箱：  
laj99@sina.com

民/间/记/忆

## 一顿大米干饭焖刀鱼

文/天歌

爷们丛大，生在金州大李家海边，20岁出头便当上了乡小学的老师，本家叔叔大爷都高看他一眼。

1945年秋，正逢可憎的小日本投降，压抑了许久的乡亲们躁动起来。一天，大他10岁的小叔上门来，悄声说：“大连街上的日本仓库都叫人抢了，满街的东西给钱就卖。”小叔从未去过大连街，这回心痒了，约念过书的侄子丛大一起去，给壮壮胆。

怎么去？摇橹啊！我可不会摇！心急的小叔表示宁肯自己全程出力，也要拉大侄一块走。丛大去海边看了一眼，妈呀！就这三米长的小橹子？

一白天刚蒙蒙亮就启航了，小叔摇大橹顺着海边向南，大连的方向走。过了大连湾，天色便暗下来了，小船插到香炉礁，赶到泊船地黑嘴子渔码头时，天已完全黑下来，岸上什么市场也看不见了。小叔一个人摇橹一直摇了十几个小时，直直地累瘫在那儿。他们只能在港边悠荡的小船里过夜，等待天亮。

忙乎了一整个白天晚上，清早上岸头一件事：吃饭呀！出了港门，眼前一溜食摊，有棚，有的还挂着黄色的幌子，香气扑鼻而来。头回上大连街的小叔顿感眼花缭乱。一个摊上掌柜的喊：大米干饭焖刀鱼，歹完不认得东和西。此情此景，丛大他爷俩一阵激动，涎水立马涌满口腔。掌柜的高喊：二位不急，两毛钱一份，先坐下。丛大俩人要了两份，眼瞅着伙计在对面小炉子上，将铮亮的刀鱼段下到锅里，滋滋作响，他俩简直抵挡不住美味的诱惑了。饭菜挺快便热气腾腾地摆上桌，那油光焖刀鱼有三指半宽，丛大一下便整块给擒嘴里了，雪白的大米粒抵到嘴里香得都不舍得嚼。

走过去一列食摊，再往东，就是大片的地摊了，全是衣服鞋帽。果然清一色是日军装备的货色。那黄绿色军毯是毛棉细梳混纺的，摸手里细软，大皮靴厚底软皮，穿十年八年没问题。大约是轻易捡来的或买的便宜赃货，小贩子们急于出手，甩价很低，一块钱一个军毛毯，小叔买了十几条，还有大皮靴，黄呢军大衣就得回家改改穿了。

地摊堆里人头攒动，不远处还混进来一个苏军小兵团摊，脚下铺一块布，摆着也是成摞的日军军毯，默不作声，只是用蓝眼睛巡睨着过往的人。

市场上熙来攘往许多奇装异服的中国人，有上身对襟中国褂下蹬高筒大军靴的，有头戴瓜皮帽身披日军黄呢大氅的，反正成了贫穷中国人喜乐的天下……

小叔扛着一摞战利品，急着要赶路回家。小船又摇起来，这回船夫感觉轻快多了，他不断地盘算着每块军毯回家怎么分配，大皮靴、军大衣该给谁？边摇橹边问丛大侄子：你说那叫什么新词？答：光复。他笑了，嘟囔：光复，真好，就是把小鬼子赶跑了呗？一路上他也没憋住乐，船摇得飞快，比来时提前三小时到家。

(据文中丛先生讲述整理)